



紀「影塵回憶錄」的先觀之快 (續)

影 塵

上海某太太的丈夫死後入地獄一事，很足發人深省；原文大略說：某太太是盛宣懷的女公子，她嫁的丈夫也是政海要人，夫妻感情極好，生了孩子數個，長的已娶妻了，後來長的孩子死了，不一會她的丈夫亦死，其夫太痛不欲生，她手上有的是錢，却不得多經機功德，總想找着丈夫的靈魂一見，却不可得。其時上海有一個法國洋人，能够招得新死數月的鬼魂來與生人談話，但每次作法要一千元，她慷慨地就送一千元大洋錢給那洋人請他作法，那洋人經常招魂都是很快就招得，不料她丈夫的魂找了半天都找不到，結果洋人對太太說：你的丈夫不在鬼界，他原來在地獄界裏，我無法招得他出來了！太太聞言大怒，認爲侮辱，嘆道：「我的丈夫一生樂善好施，社會公益的事，沒有不見義勇爲，這樣的人都會攢進地獄去，世上還有誰不入地獄呢？」

洋人道：「我是照事直說的，你不信，如有新死的鬼魂招來便可證明了，其時旁人勸太太道：大少爺亦是新亡，何不叫大少奶奶花些銀子請大少爺上來一趨哩？洋人亦跟着道：那好極了，我亦想證明我的話是正確的，我願半費爲你們招他來！結果大小奶奶拿五百塊錢給洋人，這回不消幾分鐘就招得大少爺的魂上來，一到便聞桌底有哭聲，家內認得是大少爺本人生前音聲，都哭起來，哭了一會，鬼魂道：你們不要過度悲傷，人的生死都有數定的，我尚有一張支票在我的西服袋裏，數額若干，你們未曾得知，可即檢出到銀行支取，大小奶奶檢之果然不錯，數額亦對。

某太太便問你爹爹怎麼不上來呢？鬼又哭道：阿爹不在鬼趣，他已在鬼獄受苦，不能自由了！說着又哭，某太太問道：你父生前造了不少善事怎麼反爲要在地獄受苦呢？鬼魂道：這因某年父親奉命往江西放賑，把賑款吞了數十萬元，

累到饑民枉死了不少！說着又哭云云。依老原文所紀其詳，惜上篇第一至第六帙，已於昨天交還陸能誠拿回去排字了，將來四校工作完畢，檢齊圖片印出時，請看原錄便可詳知。

達官貴人，沉迷五欲，不知因果可畏，侵吞賑款，事所常有；今天陸居士拿到下冊來囑我校勘，頃於第十八章又見有同樣作地獄業的人。公元一九三二年，依老接朱子橋將軍電約往西安傳戒。西安地瘠民窮，常鬧年荒，並有虎狼傷人，天災人禍，不斷發生，依老認爲這都是人們不肯修福招得的，看過去有佛法時，人心向善，家家生活，望衣足食，後來當地佛法衰落。便常鬧饑荒，實在可憐，師乃欣然答允前往。

師到西安，首在佛化社講維摩經，次講金剛經和心經，後由崔猷樓等幾位居士陪往各災區巡迴演講；崔居士就便在各地，深入民間，混在難民裏，調查施賑和受賑的情形，有一次在一個破廟裏，崔居士看到當地老百姓，抱着一堆山柴，在廟裏烤火取暖，火的週圍，一大群人，身上穿的破衣爛衫，面黃骨瘦，一望而知是一羣窮苦的老百姓，崔居士先和他們聊天，說了一起話，後來崔居士說：「我告訴諸位一個好消息，過幾天上海有人來到這裏放賑，這個消息大家一定樂意聽吧！」他說完這話之後，大家都沒做聲，和他說話的那人，扭過頭來，泛起了白眼，看他一眼，哂笑了一下，像不屑理他的樣子，崔居士看到這種情形，覺得很奇怪，爲什麼這種好消息，他們聽到不但不樂意，反而哂笑發愁？於是他虛心地去追問。其中有個年紀較大，而又好管閑事的人告訴他說：「哼！不來放賑還好，來一次就把我們害透了。上次預備放賑的時候，鎮上問專的人，先通知我們，說有委員來放賑，我們要請請他的客，每戶先捐一吊錢（五十枚爲一吊）你想！窮人家，一枚錢都難找，那裏來的一吊錢？但沒辦法，爲領賑款，去當東西，也要把這一吊

錢交上。結果他們得了這些錢之後，自己吞肥，後來，左一次登記，右一次調查，一般窮人在北風凜冽中，排長龍，天冷，肚子餓，等了整半天挨不上班，還不許動彈，結果延遲了半個多月，每人發給十八個銅錢。一般窮人們，受凍捱餓，蹣跚了半個多月，不但得不到實惠，反而賠上了一吊錢所以不賑濟還好；一賑濟倒更給窮人添災害了！」

筆者勘校到這裏，看到災民這話，不禁心爲之酸，幾乎吊下淚來，可見當時政臺上，官有官貪污，吏有吏貪污，老百姓真像螻蟻一樣，真是味絕天良了！後來崔將密查所得情形告知朱將軍，朱氣得拍桌切齒，親自到災區發放，不登記，不調查，真正受災地方，集中災民，寫一個人名，蓋一個綠色的印在他手上以免重領，不消半天就發放完畢，災民歡聲雷動，依老又爲他災民說頓佛法結緣。

錄又載：當時革命軍北伐，奉軍屢敗，邯鄲縣鐵路兩旁，距戰線不遠，有老鼠發動戰爭，據土人咸說有百數十萬隻，黃老鼠在鐵路南，灰老鼠在鐵路北，大小不一，大的像貓樣大，初時黃色與黃色打，灰色與灰色打，三天以後，黃鼠又和灰鼠打，日夜不休，打起來也不怕人，每天平均死鼠過萬隻，經過一個多月，鐵路北灰鼠死得多，被鐵路南的黃鼠戰勝了，當時南北戰爭，鐵路南的革命軍是穿黃衣的，依老當時便起了奉軍當敗的感覺，後來南軍得勝，張大元帥出走，彷彿有些天意云。按當時北方軍閥官僚，貪污腐敗，積習極深，老百姓在淫威之下，敢怒不敢言；民怨沸騰，戾氣所感。物候天時，不祥迭見，衆生惡業所召，造化因果，絲毫不可，筆者參與覆勘，得着先觀之快，因擇錄些子，與讀者共之。

(編者按)該書現已寄到，由本刊代爲流通，每部(上下兩厚冊)價廿五元。